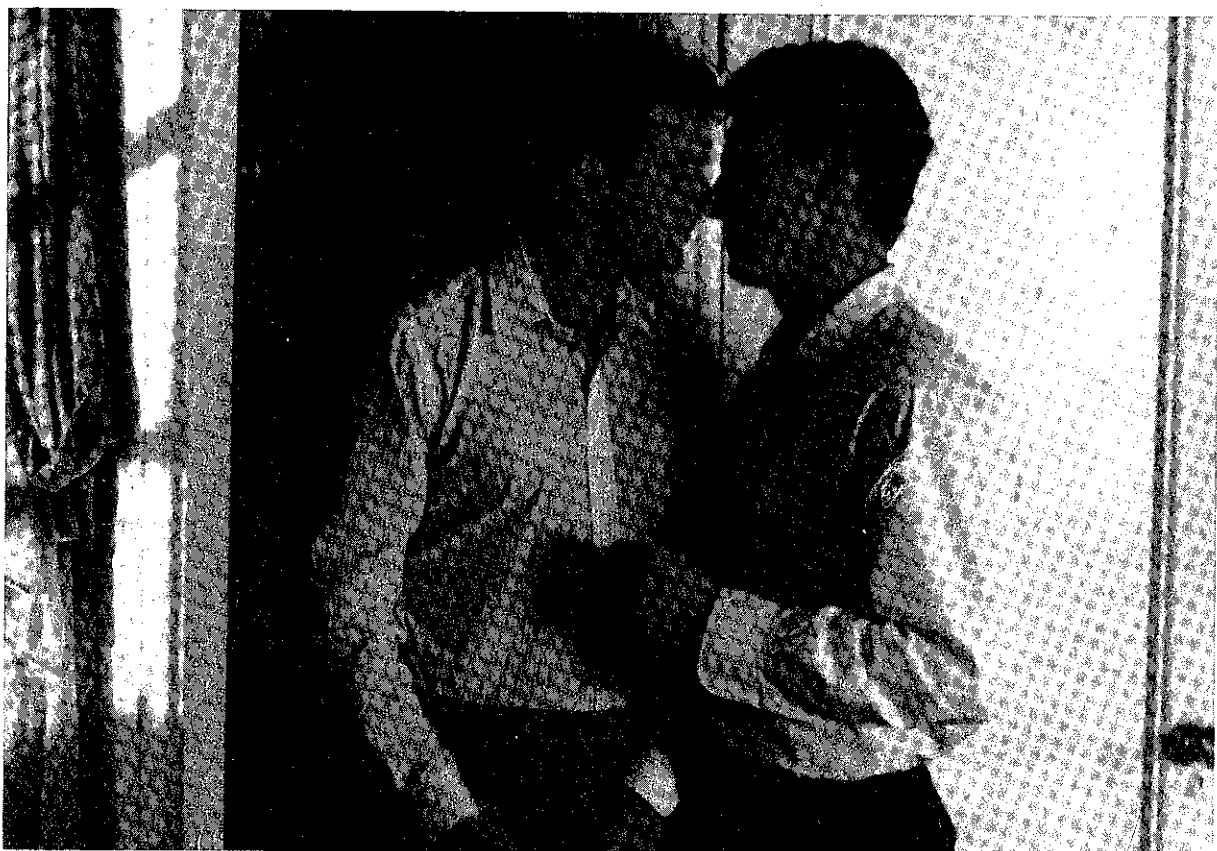


梁山伯與羅密歐——「喜宴」 裏的感情世界與觀念探討



一九九三年柏林影展的最高榮譽「金熊獎」頒給了李安導演的《喜宴》。這是繼《悲情城市》後台灣電影又一次在世界影壇上揚名立萬。《喜宴》是一部故事性重於影像深層內涵的電影；也許十年廿年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部影片會覺得平凡無奇——就如現在電影中黑人白人相戀結婚的情節在以前的電影裏卻是禁忌的遊戲——但它成功之處在於這部影片的精神公平地對待了性取向不同的人，用前所罕有的輕鬆手

▲長久而真純的關係，是同性戀者的夢想，卻也是奢望。

法來化解一個非常棘手的衝突，較之《早霜》、《愛是生死相許》等片更絲毫不著說教的痕跡，而那場熱熱鬧鬧令西方人目不暇給的中國式婚宴我想也是它在柏林影展大放異彩的原因之一。我們可以替它擬個主題：愛之可貴在於真誠包容，而不在於對象。

異樣生命的掙扎軌跡

自虞戡平導《孽子》之後，中國電影就沒有一部片正視過同性戀這個主題，更遑論港式鬧劇中刻意扭曲搞笑的作法：如《脂粉雙雄》中同性戀不是色情狂的形象就是有暴力傾向或被虐待狂。然而《孽子》也並非深刻探討同性戀的作品，它並沒有涉及到同性戀世界裏特有的衝突——社會加諸的罪惡感、親情的壓力以及自我認同的懷疑與掙扎，尤其片中幾位少年主角又清一色出自破

碎的家庭反而使故事流於形式的膚淺；然而《喜宴》在這方面的處理卻相當深入。影片一開始，故事的主角偉同就在健身房裏聽著母親從台灣寄來的錄音帶（後來一次也是在健身房聽的）。藉著體力的發洩去承受這股來自親情不願卻又拋不開的壓力。帶子聽完，「噠」地一聲重錘落地，好像心中的塊壘又暫時放下。可是偉同若不能解開這個結，壓力便永遠鬱積。我們可看出他以前的生活並不愉快，偽裝著「不能例外」想必是一件累人的事。所以橋上偶遇舊友小羅（後來在喜宴上知道他們是十六年前的同學）卻一點也不見欣喜反而亟欲離開（逃開不愉快的過去）。雖然他最後由於坦誠而得到釋放一但在真實社會之中是不是這樣呢？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至親好友該如何？

高父的表現因為不像中國父親的傳統模式而又保有中國人處事的智慧反倒讓這個角色鮮活了起來。他的反傳統在於他不但沒有勃然大怒反而徹底的包容了偉同、賽門間的戀情。我們可由晚餐後他堅持「賽門做的菜、爸爸洗碗」看出。因為本該是「威威做的菜、媽媽洗碗」（媳婦—婆婆兩代女性的關係）而高父在心裏已承認這個特別的媳婦（女婿？）所以堅持洗碗算是特別的回應。他的智慧在於看清一切卻又不點破（這可令直性子的美國佬大不解了），但結果卻證明了這種很「中國人」的態度成就了這場喜劇。

高母的角色算是片中刻劃最成功的（當然一半也要歸功於歸亞蕾的演技）。她知道真相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是不是賽門把你帶壞的？你怎麼這麼糊塗？」（所有母親看到小孩犯錯不都這

麼問）在威威歸還首飾的那場戲裏她說：「女人嘛，總是丈夫和孩子的……」這清楚地暗示了她不能接受偉同是同性戀的事實—因為兒子是她一生的成就，若兒子不能「正常」（偉同說：「沒有人把我帶壞，是妳把我生成這樣的！」）那將會令她的成就落空，所以後來她仍不能打從心裏承認；從她一連串「有趣」的推測（如偉同是不是吃過女人的虧呀什麼的）以及上飛機前看相片、賽門要擁別而她卻退後等動作可見一斑。其實子女是同性戀難

道是一件失敗的事？很多人認為同性戀是對「家庭價值」的威脅，可是其與遺棄、責怪自己的女子、以自己的子女為恥比起來，哪一個才是真正對「家庭價值」構成崩潰性威脅的？

真愛的爭執與包容

以賽門對偉同的感情為切入點來看，同性戀間如果有了真摯的情感那麼和異性戀間的感情是殊無二致的，它也會思念嫉妒，



▲在正式的婚禮喜宴上，新郎偉同親吻新娘威威，外人不知的是，這其實是一對新人的初吻。

也有忠誠付出。所謂「如果有真摯情感」乃是因同性戀者若要褪去偽裝循著「相識、深交、相愛、發生性關係」的順序來交往伴侶是格外困難，往往只好逆次而行以獲得生理之滿足，卻因此使一般人對他們產生「濫交」之聯想。

全片中賽門只和偉同互相說過一次「我愛你」，但賽門所作的一切無非是真愛的表現。假結婚是賽門為解除偉同壓力所提的建議（換個角度想：有多少異性戀者願意這樣為另一件犧牲？）即使是最難挨的日子跟朋友出去也不會背著偉同跟別人上床。最後在得知威威意外的懷孕後先是憤怒（很自然的反應），冷靜後決定：「在你父母走後，我也該走了。」要讓偉同、威威與她肚裏的孩子好好生活。是他對偉同的真愛包容了所有犧牲，這種愛的本質和一男一女的愛情相較是毫不遜色的。其實兩人相愛的價值原在用心是否真誠而不在同性或異性。「同性戀並不是道德問題，倒是企圖從屬於較多數人的性偏好這個角度去貶抑屬於較少數人的性偏好，才真正是一個道德問題。」（註）

導演利用一些動作，例如接機時叉手開腳來表示威威「大陸」身分的方式顯得刻板，不如言語上的運用（「解放」一詞、上海話）來的成功。威威原本對偉同也是愛意滿懷的，答應假結婚除了為了綠卡外其實也存有「矯正」偉同的想法，卻不斷遭遇挫折而反映出很明顯的憤怒。例如在市政廳公證結婚時故意結巴的唸：「……想擁相許，直到…直到病死（牧師唸的是直到永遠。）」在後來吵架的戲裏我們知道她英語是很流利的。歸還首飾的那一場戲正是「傳統女性」與「



▲威威歸還首飾的那場戲是「傳統女性」與「現代女性」框框的碰抵。

現代女性」框框的碰抵。高母噙著淚說丈夫和孩子是女人的全部（求威威把孩子生下），而威威堅毅地回絕她（她想拋開這場婚宴這場謊言以及肚子裏的孩子）。其實她的立場已經有些動搖，否則她不用邀偉同一起去醫院（不符合新女性作風）；但也不完全是「傳統女性」獲勝（不然她可以讓高母去勸偉同）。她的決定是跳脫兩個框框的自覺—這使得故事又點到了另一個層面。在去醫院的路上偉同下車買漢堡時她流下淚來，可見她已決定用母愛包容眼前的、日後的一切犧牲，使故事走到想像中最完美的結局。

回歸再出發

同性戀假結婚的片子以前不是沒有，一九八六年法國片《一籠傻瓜們的婚禮》就是，但編導毫無深度的諷刺及戲謔卻值得憂心。電影界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有勇氣誠實地探討不同種族、階級間的愛情，無疑的《喜宴》又把中國電影潮流向前推進一步—跨越性別的藩籬回到最基本對「人」的尊重。它沒有對同性戀或異性戀批判的意圖，把兩者都當作很自然的事在處理使得它雖稱不上「視覺訊息」豐富的影片卻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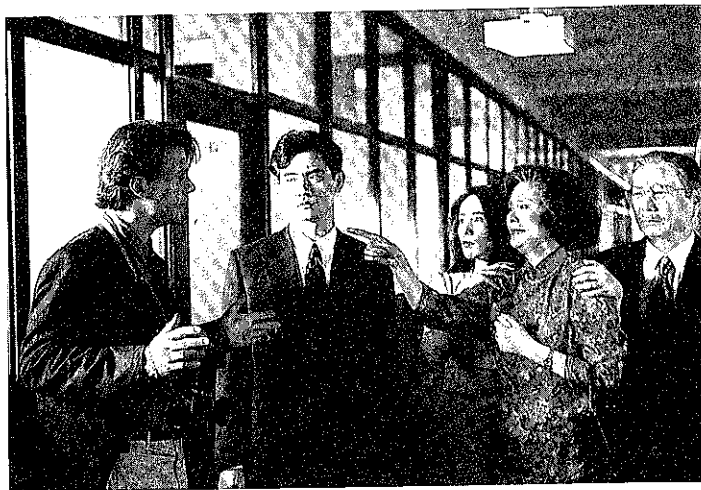


▲想藉假結婚擺脫來自上一代壓力的偉同，萬萬料不到一個簡單的想法會帶來一個複雜的結果。

一部誠意之作。令人可喜的不只是它以「平常心」公平地去看另一群人，更是這種心態背後的人道精神。

備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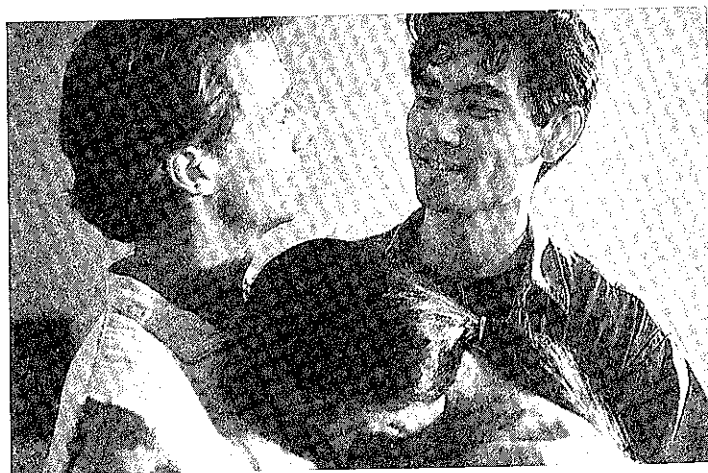
- 1、一九九一年五月廿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馮光遠語。
- 2、同性戀的成因目前仍不明。生理學家認為是胚胎早期睪固酮 (Testosterone) 分泌不足引起；心理學家則以為是幼年伊底帕斯情結 (Oedipus) 固置 (fixation) 所導致。一九七三年美國精神疾病學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決定將同性戀從精神不正常的章節刪除。



▲父母千里迢迢從台灣趕到美國參加獨子的婚禮，想不到「婚禮」指的是公証結婚，母親越想越傷心。



▲威威已決定用母愛包容眼前的、日後的一切。



▲多了一場墮胎的戲，反而讓偉同與賽門重新修好的戲更加自然。